

名家析名篇

毋庚才 刘瑞玲 编

北京出版社

名 家 析 名 篇

毋庚才 刘瑞玲编



北 京 出 版 社

名家析名篇

毋庚才 刘瑞玲编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237,000字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4,000

书号: 10071·511 定价: 1.70元

前 言

欣赏文学作品如同观摩文艺演出一样，是一种享受。它可以调节情绪，陶冶性情，纯化灵魂，获得美。朱自清先生说：“诗是抒情的，直接诉诸情感，又是节奏的，同时直接诉诸感觉，又是最经济的，语短而意长。具备这些条件，读了心上容易平静轻松。”^①朱光潜先生也说：“我在十几岁时就爱读这首诗（指《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常常高声朗诵。朗诵时心情是振奋的，仿佛满腔热血都沸腾起来了，特别读到‘唯见碧流水’四句，调子就震颤起来，胸襟也开阔起来，仿佛自己心中也有无限的豪情胜慨，大有低徊往复，依依不舍之意”^②。这都是经验谈。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只有音乐才引起人的音乐感觉；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对于它，音乐并不是一个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某一种本质力量的肯定，也就是说，它对于我只能这样存在着，就象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主观能力对于它自己存在着一样，因为任何一种对象对于我的意义（它只对于与之相适应的感觉

① 朱自清：《〈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

② 朱光潜：《谈李白诗三首》

才有意义)，恰恰等于我的感觉所能得到的意义”^①。所谓“会看的看个门道，不会看的看个热闹”。欣赏文学作品也如同观摩文艺演出一样，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中得到享受，关键在于“我的感觉”能力。“我的感觉”能力强的，从中得到的享受就多；“我的感觉”能力弱的，从中得到的享受就少；“我的感觉”能力根本达不到的，那么，再好的文学作品对于“我”来说，也就是没有意义的了，因为，它不是“我”的对象。因而，要想欣赏文学作品，就不能不提高“我的感觉”能力。

那么，怎样才能提高“我的感觉”能力呢？多读多看，在读和看的时候，细细地体味，耐心地咀嚼，冥思默想，注意分析，比较，无疑是有作用的。但是，怎样地读呢？怎样地看呢？如何体味？如何咀嚼呢？沿着什么样的线索去思？遵照着什么样的方向去想？怎么样分析？怎么样比较呢？这就需要指导了。《名家析名篇》正是应这样的一种需要而编选的。

或曰：当前出版的文学赏析一类的书不少，为什么还要编选这么一本书呢？答曰：正因为出版的文学赏析一类的书太多了，因而才有必要。编选这本书，并不只是因为作者都是名家，而是因为他们的分析文章，很有些范文的价值。其必要性就在那个“范”字上。

所谓“范”，就是典范、示范的意思。当然，一篇文章要想写得天衣无缝，一点毛病也没有，那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总得有一、二点见长之处。《名家析名篇》可

^① 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

贵之处，就在于某些方面甚至某些主要方面具有示范性。例如，知识的正确和丰富。

作为一种“指导”，知识的正确是起码的要求，然而，作到这个起码的要求并不容易。例如，欧阳修的《泂冈阡表》一开头有这样一句话：“呜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泂冈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于其阡，非敢缓也，盖有待也。”这里的“卜吉”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卜吉”是“占卜吉祥的墓地”。因此，把这句话译成现代文就是：“唉！我的先父崇国公在占卜好吉祥的墓地埋葬于泂冈六十年后，……”。这就不通了。首先，不是崇国公去“卜吉”，而是埋葬崇国公的人“卜吉”的。其次，既然“卜吉”是“占卜吉祥的墓地”，那么，“埋葬”一词便没有着落，而是译者硬加上去的。最后，“泂冈”就是墓地，还有什么必要再“占卜吉祥的墓地”呢？再说“……在占卜好吉祥的墓地埋葬于泂冈……”简直不象一句中国话啊！

其实，“卜吉”就是下葬，“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泂冈之六十年，……。”就是：“我的先父崇国公下葬于泂冈六十年后，……”。所以说“卜吉”，是表示郑重，庄敬的意思。“卜”是“占卜”；“吉”是“吉兆”。旧社会店铺将要开始营业时，往往贴一张“择吉开张”的予告，“卜吉”也就是“择吉”的意思。解释为“占卜吉祥的墓地”，便是全错了。在《名家析名篇》里，绝对没有这样一类的硬伤。

说到丰富，则不妨仍借用《泂冈阡表》开头的那句话，只需将现在流行的文学欣赏一类书的注解，和本书的注解进行一下比较，就可以说明问题了。

流行本的注解：

呜呼：叹词，相当于“唉”。旧时祭文中常用“呜呼”，因以借指死亡。

唯我皇考崇公卜吉于泂冈：我已故的父亲崇国公，在占卜吉祥的墓地之后葬于泂冈。惟，语气助词，用于句首。皇考，旧时祭祀父亲称“皇考”。考，称已死的父亲叫“考”。崇公，指欧阳修的父亲欧阳观，字仲宾，被追封为崇国公。卜吉，占卜吉祥的墓地。

克表于其阡：才能够在他的墓道上刻立墓碑。克，能够。表，作动词用，刻立墓碑。

盖：发语词。承接上文，解释原因。

本书的注解：

“呜呼”是叹词，或仅表感叹，或在感叹之外兼表伤痛或赞美的意思。本篇里用了三个“呜呼”。第一段里的“呜呼”仅表感叹，感叹作表的延迟。第二段里的“呜呼”就兼表赞美了，赞美父亲“其心厚于仁”。第六段里的“呜呼”也兼表赞美，赞美祖考的“实有三朝之锡命”。从此又可见“于是小子修泣而言曰”的“泣”字是感慰的“泣”，不是伤痛的“泣”。

本篇里用了两个“惟”字，一个在第一段，一个在第六段。这两个“惟”字不是“惟独”，没有实义，只是古代的发语词——在说话开头的时候，带出一个没有实义的字来，以助语气。去掉“惟”字，作“我皇考”、“我祖考”，意思也一样。现在加用这古代的发语词，见得称说自己的“皇考”与“祖考”，语气更庄敬一点。

“皇”字是对于先代的敬称。篇首初提到父亲，当然该庄敬；第五段叙述父亲受朝廷的赠赐，第六段说到父亲的遗训，也非庄敬不可；所以都用“皇考”。第三段里的“先公少孤力学”，第四段里的“自先公之亡二十年”，都只是寻常叙述语；所以不用“皇考”而用“先公”。第五段里称曾祖为“皇曾祖”，称祖父为“皇祖”，理由与前面所说一样。

“崇公”是赐爵崇国公的简称。在“皇考”之下，又称父亲的赐爵，也表示庄敬。除了对于自己的祖先以外，对于其他的人不称他的名字而称他的官位、封爵、谥号，也都表示庄敬的意思。

“卜吉”就是下葬；但是说“卜吉”见得当时是郑重其事，占卜了“吉兆”而下葬的，正与全句郑重、庄敬的情味相一致。第三段里叙及葬地，仅是寻常叙述语，所以用“葬”字就够了。

“克”字与“能”字的分辨，在前言里已经提到，这里不再说。现在只说第六段里“虽不克有于其躬”一语的“不克”。这一语说祖考“不克”在生前“享其隆”，而“享其隆”是一件大事，提及的时候应该郑重、庄敬的；所以不作“不能”而作“不克”。

本篇里用了许多“也”字，这些“也”字也可分为三类。“非敢缓也”，“故其亡也”，“吾之始归也”，“此死狱也”，“汝家故贫贱也”等语里的“也”字是一类，表示语气到此稍稍顿一顿，话还没有说完。“盖有待也”，“以有待于汝也”，“然知汝父之能养也”，“然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不如养之薄也”，“而以此知汝父之能养也”，“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而世常求其死也”，吾不及见儿之立也”，“故能详也”，“此吾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此汝父之志也”，“俭薄所以居患难也”，“此理之常也”等语里的“也”字是一类，表示语气到此完足，一句话已经说完。第三段里“其何及也”一语的“也”字又是一类，与“邪”字相当，是反问与感叹的语气。如果说白话，“非敢缓也”作“并不是敢于迟缓”，“此死狱也”作“这是一件该判死罪的案子”，“汝家故贫贱也”作“你家本来贫贱”，都只须稍稍顿一顿就是，不须再用什么语助词。“故其亡也”作“所以他去世的时候”，“吾之始归也”作“我嫁过来的时候”；这里值得注意，白话里的时间副语“……的时候”，文言里可作“……也”。所以“当他入学的时候”可作“方其入学也”，“与你碰见的时候”可作“与君之相遇也”。再说第二类“也”字。“盖有待也”作“是有所等待”，“以有待于汝也”作“因此

对于你有所等待”，都只在声调上表示语气充足，末了不须再用什么语助词。“然知汝父之能养也”作“然而知道你父亲是能够奉养的”，“然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作“然而知道你父亲是一定会有好子孙的”，“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作“就知道不经仔细考求而被处死刑的有怨恨了”，“吾不及见儿之立也”作“我见不到儿子的成立了”；从这里可以知道，白话里的“是……的”与“了”两种断定语气，在文言里就是“也”字。再说第三类“也”字。“其何及也”！白话里作“还那里来得及呢”！这“也”字正是白话里的“呢”。所以，“什么缘故呢”？文言作“何也？”“什么人呢”？文言作“谁也？”

“盖有待也”的“盖”字，与“乃”字意义相近，作“乃有待也”也可以。全句说白话，是“并不是敢于迟缓，是有所等待”。可见白话里这样语气之下的“是”字，文言作“盖”字或“乃”字。所以“并不是不愿意做，是没有能力做”，文言作“非不愿为也，盖无其能也”。“这不是远山，是停着的云”，文言作“是非远山也，乃停云也”。

以上仅仅是对“呜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泃冈之六十年，其于修始克表于其阡；非敢缓也，盖有待也”。这样一句话的两种注解。第一种注解略，后一种注解详；前一种只说当然，后一种除说当然，还说所以然；前一种只是抽象的注解，后一种则结合具体语言环境注解；前一种注解是孤立的一词、一字，后一种注解则连系全篇共同性的问题进行分析、比较。二者相较，何者丰富，不是不言而喻的吗？

再如，分析的具体，深刻、细致、准确。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欣赏的基础是理解，而理解的条件就不是光懂得字、句等表面上的意思便可以的，还必须懂得文章的内在关系和它的“巧”来，这

就得学会分析。《名家析名篇》在分析方面也是很具有典范性的。

第一是分析得具体。例如，叶圣陶先生所写的《读〈史记·叔孙通传〉》就分析得非常具体。《史记·叔孙通传》是一篇传记散文。传记是写人的，“作者用文字叙写人物，无非要使读者如见其人，不但如见其人，还要使读者接触到其人的内心生活；这就势所必然的要叙写其人的对话与行动”。那么，如何叙写人的对话和行动来显示人的内心生活呢？限于篇幅，《读〈史记·叔孙通传〉》“劈开行动，单说对话”。

《史记·叔孙通传》中的“主人公是叔孙通，篇中他的对话最多，共计回答弟子一次，向高帝进言四次，讥笑鲁两生一次。他的弟子们发言两次，一次是怨他，一次是赞他。此外鲁两生拒绝叔孙通一次。高帝与叔孙通对话，并自己表示得意，共计四次”。叶先生通过对这些对话的逐一分析，便把叔孙通的“知时变”和“知当世之要务”的市侩性格，高帝的流氓嘴脸，弟子们的名利思想和鲁两生的迂腐而不失为正直的节操，都剖析得非常清楚，对于欣赏《史记·叔孙通传》很有帮助。

第二是分析得深刻。这方面的例证很多，在这里只举林庚先生所写的《漫谈王之涣的〈凉州词〉》一例。

《凉州词》只有四句：“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明白如话，似无难懂之处。然而，第一句就很有耐人寻味之处，请看林先生的分析：

有人也许怀疑这首诗第一句的“上”字有些费解，因为河水只

应该向下流，不应向上去，这当然符合于物理学的原理，可是诗人也许只是从远处眺望这条大河，未必就注意到水流的情形，何况“横笛能令孤客愁，绿波淡淡如不流”呢？这时就主要不是物理学的问题而是绘图学的问题，我们画一幅山水画，远处的水总要画得高些，何况黄河的斜度本来较大，说“黄河之水天上来”或“黄河远上白云间”不过一个从远说到近，一个从近说到远，但却有动静的不同，“黄河之水天上来”是结合着水势说的，是动态，黄河远上白云间”是作为一个画面来写的，是静态，“黄河之水天上来”因此带有强烈的奔流的感情，而“黄河远上白云间”却近于一个明静的写生。

经过林先生这么一分析，诗的意境不是真的象一幅幽美的山水画似的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了吗？这样的分析多么深刻！

第三是分析的细致。从上面所引的诸例中，已经可以看出分析的细致的特点了。在这里不妨再看一下叶圣陶先生分析《五代史·伶官传叙》中的第一句话：“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虽曰……岂非……哉”这种形式，表示撇开了“虽曰”以下的一层，侧重在“岂非”以下的一层。就这篇里的语句说，就是表示盛衰之理，与天命的关系比较轻，与人事的关系特别重。

“岂非人事哉”是反诘语气带着感叹语气的判断。反诘与询问不同，询问要人家回答，反诘可根本不要人家回答，只是用一种较强的语气表达出自己的意见。就反诘语气说，通常用“哉”字（询问语气通常用“乎”字），与“岂不”、“岂非”相应，尤其通常用“哉”字。就感叹语气说，也以用“哉”字为常。这篇文章论世代盛衰，见出人事与盛衰之间关系重大，单凭一个“哉”字，还嫌感叹语气不足，所以开头先来个叹词“呜呼”。这句话如果不用反诘语气带感叹语气，也可以用陈述语气来说，那就是“实亦人事也”，

或者“实由人事也”。那时候，开头的“呜呼”也可以不要了。

如此细致地逐字逐句地分析，对于初学者学会欣赏文学作品不是也大有裨益吗？

第四是分析的准确。所谓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一字之差，就可能弄出一个大笑话来，这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分析欣赏中，尤当注意。这本文选里所收集的文章，都非常注意分析的准确。浦江清先生花了很多笔墨论证《菩萨蛮》的作者和《忆秦娥》的题目，叶圣陶先生详细考订了《浣冈阡表》中的“回顾乳者剑汝而立于旁”的“剑”字，都是很好的例证。

又再如导之以方法。

孔夫子说：“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是就学者说的。反过来就教者来说，如果所讲的只是一些死知识，而不能给人以方法上的启发，那也算不上是什么好教师。

《名家析名篇》所可宝贵的，不仅是知识的正确和丰富，分析的具体、深刻、细致、准确，更重要的是注重导之以方法。例如，诗歌和散文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言，那么，这两种语言究竟有什么不同呢？请看浦江清先生对于《忆秦娥》的分析，就可以得到解答。再如“自来传记文字很多，作者意念发展的线索不同，取材范围也就不一样”。那么，主题和题材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呢？请查一下叶圣陶先生所分析的《浣冈阡表》也就明白了。又如，知人论世是分析文学作品的重要原则，那么，如何把人、世和具体的作品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呢？肖涤非先生所写的《谈〈石壕吏〉》，朱光潜先生所写的《读李白诗三首》都是很好的范例。

总之，《名家析名篇》的“范”处很多，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名家析名篇》所收的文章，都出自海内名家之手，这是很值得庆幸的。似乎有一种说法：文章欣赏一类的文章，是通俗性的启蒙读物，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不值得专家去写。这实在是一种浅薄的偏见。早在三十年代，我们老一代的专家们就很重视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象夏丏尊、朱自清、叶圣陶、朱光潜几位前辈，就写了不少“通俗文章”。到了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更为青年学生专门创办了《国文月刊》，闻一多、罗庸、浦江清、余冠英诸先生都是经常的撰稿人。他们在青年的心田里播种了文化的种子，赢得了青年们对他们的尊敬，谁能说他们的“通俗文章”，没有学术价值呢？韩愈说：“道于杨、墨、老、庄、佛之学，而欲之圣人之道，犹航断港绝潢，以望至于海也”。这就是通俗性的启蒙读物所以特别重要的原因。因此，我们热切地希望有更多的专家为青年们写出更多的文学欣赏这样一类的通俗文章。

刘国盈

一九八二、十一、二十八日

目 录

前言.....	刘国盈(1)
匡斋尺牘·荣苴.....	闻一多(1)
古诗十九首释.....	朱自清(11)
涉江采芙蓉.....	朱光潜(51)
迢迢牵牛星.....	朱光潜(55)
曹操的两首诗.....	余冠英(60)
漫谈王之涣的《凉州词》.....	林庚(65)
略谈绝句诗的特点和唐人的四首绝句诗.....	马茂元(69)
唐诗三首赏析.....	马茂元(81)
谈李白诗三首.....	朱光潜(94)
说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诗.....	俞平伯(103)
谈《石壕吏》.....	肖涤非(113)
王安石的《明妃曲》.....	郭沫若(123)
陆游诗三首分析.....	唐圭璋(128)
词的讲解.....	浦江清(134)
谈白居易和辛弃疾的词四首.....	朱光潜(205)
谈晏殊的《破阵子》.....	沈祖棻(213)

谈柳永的《雨霖铃》·····	詹安泰(218)
苏轼的悼亡词·····	夏承焘(228)
苏轼的中秋词《水调歌头》·····	夏承焘(231)
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夏承焘(235)
谈马致远的《天净沙》·····	沈祖棻(239)
《风赋》介绍·····	余冠英(242)
读《史记·叔孙通传》·····	圣陶(246)
韩愈《师说》讲析·····	周振甫(255)
柳宗元《封建论》指导大概·····	朱自清(263)
重读《岳阳楼记》·····	臧克家(286)
读《五代史·伶官传叙》·····	圣陶(293)
欧阳修《泂冈阡表》指导大概·····	朱自清 叶圣陶(307)
读《游褒禅山记》·····	胡念贻(332)
登泰山记·····	姚鼐(338)
从桐城派的古文谈到姚鼐的《登泰山记》·····	马茂元(340)
后记·····	(353)

匡斋尺牍·茅苴

闻 一 多

为方便起见，还是把原诗录在下面：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襋之！

（《周南》之八）

所遴选的几首诗中有着这一首，不知道你有何用意。疑难是属于文字的呢，还是文艺鉴赏的？但这两层也有着连锁的关系。比方说，一首诗全篇都明白，只剩一个字，仅仅一个字没有看懂，也许那一个字就是篇中最要紧的字，诗的好坏，关键全在它。所以，每读一首诗，必须把那里每个字的意义都追问透彻，不许存下丝毫的疑惑——这态度在原则上总是不错的。因此，这里凡是稍有疑义的字，我都不放松，都要充分的给你剖析。虽然我个人却认为《芣苢》之所以有讨论的必要，乃是因为字句纵然都看懂了，你还是不明白那首诗的好处在那里。换言之，除了一种机械式的节奏之外，你

并寻不出《采芣苢》的“诗”在那里——你只听见鼓板响，听不见歌声。在文字上，唯一的变化是那六个韵脚，此外，则讲来讲去，还是几句原话，几个原字，而话又是那样的简单，简单到幼稚，简单到麻木的地步。艺术在那里？美在那里？情感在那里？诗在那里？——你该问。你这回读诗，我想，《采芣苢》是凭着它的劣诗的资格，不是好诗的资格，而赚得你注意的。如果这样是你当时的印象，我毫不诧异。但这只是你的印象。对不对，还待商量。至于给你留下发生这印象的余地，似乎责任又该《采芣苢》负。惟其如此，《采芣苢》才有讨论的价值。因为《三百篇》里这样的诗很多，而《采芣苢》又是其间最好的例，所以它便有提早讨论的必要。这首诗你果然选对了。

什么是“采芣苢”？据《毛传》说是如今的车前。车前，听说北方山谷间颇多，但我没有见过，也许见过了，不认识。按植物家的说法，是一种多年草本植物。除了花是紫色的，小而且多之外，其余叶与花茎都象玉簪。夏日结子，也是紫色的，那因为成熟迟早不同，紫色便有从发赤到发蓝种种不同的色调，想必是很悦目的。“采采”二字便是形容这花子的颜色。本篇的“采采芣苢”，《卷耳》的“采采卷耳”，同《秦风·蒹葭篇》的“蒹葭采采”一样，全是形容词。《小雅·大东篇》“粲粲衣服”《文选》注引《韩诗》作“采采衣服”。“采采”、“粲粲”是同纽相转的叠字，“粲粲”又变为“璀璨”、“翠粲”等双声连绵词，都是颜色鲜明之貌。《列女传》曰“且夫采采芣苢之草，”刘向似乎认清了这两个字的词性。“采采芣苢，”若依毛、郑以及薛君读“采采”为动词，无论《三百篇》中无此文法，并且